

光岳楼怀古

□ 马力 文/摄

聊城有四条大街，从东西南北伸过来。大街交会的地方，立着一座楼——光岳楼。它的出现，在规整的平面布局上，标定了城市空间的中心。所有的营造想象，都纳入秩序的框架。大小街衢、高矮屋舍的轮廓、形状、色彩、线条，在景观视廊中呈现全部细节，提供了抽象视觉所需的要素。

此楼，明代兴筑，600年了。这中间，多少楼台倒掉了，留下的，皆可用钦仰的目光去看，看出它们的不凡。光岳楼也是同样，长日凝望，世人未曾见它失去峥嵘之姿。

楼前低回，我们兴许记住了它的经始者：守御东昌府的平山卫指挥金事陈镛。平山卫的治所，即在聊城市；金事，在明代的卫所体系中，阶秩为正四品，分掌训练、军纪，是指挥士兵的助手。陈镛任了这样一个官职，武功定天下的意识当然很强，在城中营建一座百尺高楼，非壮观瞻，非供吟眺，而是用来“严更漏而窥敌望远”，屯扎守戍，理所必然。

我们兴许还记住了古楼的命名者：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。考功员外郎，掌管文官的铨选、考课、黜陟之政，应该是一个严肃的人。李赞身上，情怀却是不缺的，尤爱风雅。他临东昌府，跟光岳楼结下因缘，记曰：余过东昌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。城中一楼，高壮极目。天锡携余登之，直至绝顶，仰视俯临，毛发欲竖。因叹斯楼天下所无，虽黄鹤、岳阳亦当望拜，乃今百年矣，尚冀落无名称，不亦屈乎？因与天锡呼命之曰“光岳楼”，取其近鲁，有光于岱岳也。

这段话，表露的意思是双重的。其一，论列海内名楼，光岳楼和黄鹤、岳阳诸楼，大可视同一律，比量齐观。其二，登楼凭栏，极目东南，泰山诸峰，历历弥望，巍巍之筑，便在岱宗面前，气势也是不弱的——古典的视觉形式延续了不可凌越的庄严，因这庄严更显示出意态的从容。岳高楼峻，彼此似无相下之意。在楼说楼，李赞不好拿这番言词去跟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比，或者异想天开，翻出别种境界。楼头眺目，寄兴于超旷，出离于尘垢，足矣。

上面二位，固然世间享名。除去他俩，一雕一斫的木工、一垒一砌的瓦工、一涂一抹的漆工、一点一染的画工，从不同的地方来，又往不同的地方去，这中间，一项浩大的土木工

程在他们手中告竣。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养孕了这个宏壮的建筑作品。莘莘匠师的名字，又有几人能够张口说出，并且记得？空着这些，史书因之单薄。

楼台的气派，我是朝三处着眼的：台基要高，层数要多，檐角要翘。只有排布出层次感强烈的构造序列，才能反映丰富的建筑寓意。照此看，光岳楼可说三美具。

方圆形台基，高近十米，渐次收分，形成朝上的斜面。包砌大青砖，清水墙体，望之精整。券门四面开，各有其名：南曰“文明”，北曰“武定”，东曰“太平”，西曰“兴礼”，拱圈上绿字镌着，意思皆妙。漫砖台面，环以齿状雉堞。

台上之楼，四层，通高二十多米，十字脊顶，歇山式，如一位英伟、魁岸的丈夫，昂藏气宇，神俊风骨是掩不住的，也不必去掩。四面歇山顶，总是耐看的，而重檐高脊把那凌云的气势一下子显了出来，宏阔雄美，带一点霸气。飞甍叠层，看它的人，身子像要腾起。

倚楼凝伫，鲁西北平原一望而尽，泰山诸峰错列霄汉。清初诗人施润章“危楼千载瞰沧溟，泰岱东来作翠屏”之句，状此境界。黄河故道两边，堤埝逶迤，野田苍茫，村舍桑麻，尽入画中。蒋维崧书联，勤于光岳楼，有“泰山东峙，黄河西临”八字，立意笔调。蒋先生是山东人，精于文字学。

在这样的楼上放览，眼光会变高，心境会变阔，情感会变浓。领略雄制伟构的那刻，几许悠逸的意绪，几多穹远的想象，在心里波浪一般翻涌，落得神思飞越，真要蹈云物以高致了。

视线一低，四围风物，联翩奔至。东昌湖水，纤曲绕城。檐榭户牖，参差人家，尽让不定的波光轻笼。岸树的清影摇入漪澜，闪出一片空翠。

古时楼台，代有葺葺。朱元璋朝国，穷极土木之工，墙筑得高，楼修得勤，方觉手中的江山稳。每个人都是时代塑造的，每座建筑都蕴涵的观念，乃至社会的整体意识。光岳楼代表着一个新兴王朝的雄强风概。它的造型获得了山岳的灵感：崔嵬、峻直、崇壮，洋溢向上的气象。国家的真实表情，投射在无声的木石之构上。

明清以降，光岳楼屡获修缮，洎



光岳楼

乎晚近，形制大体还是原来的。“楼之兴废，更莫能纪”这句慨叹的话，是说给黄鹤楼的。那座高标大江矶头的名楼，遭烽燹之厄，莫不摧殄。明时毁建数次。洪武之初修（跟光岳楼的始建年代相近），虽然不废宋式的十字脊歇山顶，楼却仅有三层（一说二层）。洞庭湖畔的岳阳楼，躲不过洪水湮没、雷霆火燹，疮痍被于伤躯，栋折榱圮堪虞。洪武年间，崩圯残筑得以培葺，三层楼身，最上的还是一个暗层，只因傍着千顷烟波，而映出身姿的秀媚。

李赞大概是看过黄鹤、岳阳这两座楼的，那个年代，跟它们比，光岳楼在层数上占先，若论高矮，主楼胜过岳阳而稍逊黄鹤。故而，他上了光岳楼，万千雄阔景象尽入胸中睫底。披襟揽顾，顿觉“虽黄鹤、岳阳亦当望拜”，其来有自，绝非无谓的称谈。

檐口升起，翼角昂仰，仿佛垂天之翅，排空而去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“如鸟斯革，如翬斯飞”，此之谓也。回廊如带，靠外的檐柱，靠里的金柱极多。栋宇峻起，全凭32根木柱从底楼直擎上去，枅枋逐层互插，斗拱迭相扣合，交结盘错得如此致密，千钧之力也担受得起。

古人造楼，肯在承重构件上花费脑筋，荷载作用外，力求装饰之美的心思也是有有的。光岳楼上，额枋和檐檩之间的斗拱极繁复，200朵。人们惯用艺术的态度欣赏宋式楼庭，斗拱繁艳，视其如花，才用了“朵”这个量词。盖其楼之美若此，鸟革翬飞，修

筑尽善矣。我在晋北悬空寺见过“公输天巧”四字，光岳楼虽无悬空寺奇绝，而多角搭交，榫枅贯穿，却也当得“天巧”之誉。一楼设龛，高供鲁班塑像。龛上匾文，正是“巧夺天工”这几字，溥杰题的。

二楼亦可注意。这个板壁围成的大屋子，当地人叫它“文昌阁”，当然供过文昌帝君。弘历下江南时住过这儿，更为世代看重，号为他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。“岳光原在望中区，何必兼思东北隅。漫忆吴圆饯水郭，奚妨齐野历烟衢”四句，大约就是在这里吟出的。“乾隆行宫”的匾挂上楣。

老去的楼，并无苦苦撑持的样子，而是取了卓立的姿态，逼人云天，远接流霞，逸峰一样昂屹。若是站在街头望过来，歇山十字形楼脊在天底下是那么顾峻，雄丽甲于齐州。此时的我上到四楼，透过正方形空井，可以凑近观赏它里头的一面：十字顶中间垂下一根莲柱，莲心青绿，莲叶粉红，真似开着一朵花儿。其状也如覆斗，似伞盖，比那浮雕、彩画装饰的藻井，另具一番气派。古老的视觉符号，是对中国建筑美学的表达。旁出的数根斜脊，分落在托座似的梁枋之上，真是环绕叠架，搭连结构。仰观得久了，我竟生出幻感，觉得井状的楼顶，幽邃，穹然，天一似深。

一楼廊下，周刻石碑七通。一通为乾隆帝御诗碑，余下六通，全为重修光岳楼记事碑。另存壁碑十五方，甄述并诗赋。我绕楼一遭，将字句诵览。故人心情，体贴得细。

徽州的牌坊

□ 王唯唯

中国牌坊的历史，最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，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牌坊主要是旌表功德、科第、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。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，最早的牌楼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横梁的结构存在的，旧称“衡门”。牌坊是一种门洞式的、纪念性的独特建筑物，也是封建社会最高荣誉的象征，古人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。

徽州牌坊，被人们称为人文景观的“徽州三绝（牌坊、祠堂、民居）”之一。徽州自古建立的牌坊有400多座，至今存余100多座。徽州牌坊大致可分为五类：功名坊、孝义坊、科第坊、百岁坊、贞节坊等。这与徽商的发展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徽州牌坊以石制为主，仿木结构。起初只有单排立柱，后来逐步发展为四柱、六柱，甚至八柱。据记载，徽州牌坊有4种等级，依次为御赐、恩荣、圣旨、敕建，从内容看，牌坊又分为忠、孝、节、义4种。

许国石坊，被誉为“东方的凯旋门”，是徽州牌坊的杰出代表，体现了当时石坊技艺的最高水平，全国仅此一座。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南北长11.54米，东西宽6.77米，高11.4米。坊主许国是歙县县城人，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进士，是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重臣。此坊为仿木构造建筑，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石坊组成。石料全部采用青色茶园石，雕饰艺术更是巧夺天工。12只狮子，前后各四，左右各二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牌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内外侧都有精美的图饰。南面雕的是“巨龙腾飞”，象征皇帝南面而王，表示许国对朝廷的忠诚；东面雕“鱼跃龙门”，表示许国是科举出身；西面雕“威风祥麟”，“凤”和“麟”乃文风鼎盛，称颂了当时的社会；北面为“瑞鹤祥云”，寓意天下太平，又象征

许国的品格高尚脱俗。

棠樾牌坊群是明清时期徽州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之一。共7座，明代3座，清代4座。3座明建为鲍灿坊、慈孝里坊、鲍象贤尚书坊。4座清建为鲍文龄节孝坊、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坊、鲍父训节孝坊、鲍运昌孝子坊。虽然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，但形同一气呵成。7座牌坊逶迤成群，古朴典雅，无论从前还是从后看，都以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为顺序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并非以某一座牌坊的单体挑战独一无二的权威，而是连续7座牌坊相互唱和，以石头的群体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地域文化特色。乾隆皇帝称其为“慈孝天下无双里，锦绣江南第一乡”。

“天工人可代，人工天不如。果然造世界，胜读十年书。”郭沫若这首五言诗，赞美的是绩溪县大坑口村的奕世尚书坊。此坊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为户部尚书胡富、兵部尚书胡宗宪而立。其主体结构由4根柱、4根定盘枋和7根额枋组成，高19米，宽9米，用花岗岩和茶园石搭配凿制而成。奕世尚书坊的图案雕刻异常精美，匠师运用圆雕、透雕、深浮雕、浅浮雕、镂空雕等工艺，画面精美生动、巧夺天工。著名建筑师郑孝戡曾评价奕世尚书坊，“就其雕刻艺术而言，要比国保许国石坊略胜一筹。”由此可见，奕世尚书坊可谓无价之宝。所谓奕世，即一代接一代之意。
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徽州牌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。面对一个个徽州牌坊，我们无不为其久远苍老而慨叹，无不为其凝固的历史而感怀，无不为其一个个离奇的故事所吸引。牌坊，是一种永恒的文化，如一股联结徽文化的脉络，把过去、今天、明天连在一起。而背后的许多故事，却渐渐远离我们，变得模糊。往日牌坊上承载的荣华，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淡去，而由牌坊衍生出的种种文化物象，蕴含的种种教化故事，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，则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“美味佳肴”。

寻芳苕碧湖

□ 仇士鹏

在云南洱海，有一个颇受冷落的湖。它虽拥有一片波光粼粼的诗意，但声名却和飞鸟一样，始终只在湖中徘徊，不曾去往远方的世界。它就是苕碧湖，也是洱海的源头之一。

早晨的苕碧湖，空气中还残存着做梦时温柔的呼吸。流云栖息在地平线上，不肯往天上飞去。远山也在沉睡，云雾缭绕在山巅，让穿越其间的阳光也有了朦胧的质感。

这里的水分外清澈。虽然落满了蓝天、流云与山峦的倒影，但从岸边看去，依旧能看清河床上的沟壑和砾石。它就像是大自然水灵的眼睛，脉脉地望着你，让你不禁羞愧于身上狼狈的尘埃——这里，似乎只有心灵纯净的人才能涉足。

坐着船，行于波纹之间，颇有些远离尘世、皈依山水的意境。绿意环绕身边，微微荡漾，水天把我拥在怀中，像是做了一场无问归期的大梦，只有风还提醒着我的存在。

苕碧湖的名字来源于湖中的苕碧花。这是一种珍稀的花卉，据说我除了北京颐和园，便只有苕碧湖有这种花。

从船上细看这湖中的精灵：通体雪白，如同琉璃灯，鹅黄的花蕊敷在其上，柔软的姿态胜似娇羞的少女。站起身望去，满湖苕碧花镶嵌在圆盘的叶片中，把素雅与洁净在每一阵风里细细地诉说，芳菲清浅，如风声遥远，却更惹人情思。它们像是湖水精心准备的一道珍馐，供人们采摘。而苕碧花确实是可以食用的，清代《云南通志》便记载道：“采而烹之，味美于蓴菜”。将它们晒干泡茶，用阳光洗山水的灵气，清香便更加悠久而缠绵。

在湖中，还有一种名为“水花树”的景观。碧绿的水中，一串串气泡井然有序地升起，像是一棵水晶做的树迅速抽枝生长，在水面撑开巨大的树冠。谁也不知道这些树生长了多少年，大梦不觉，千年一息间。

当地有个传统，就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、二十三两天，要在苕碧湖畔举行庙会。白天，人们聚在一起唱和着白族调，“云南是个好地方，阿溜溜。我来唱啊我来夸，阿溜溜。山美人更美，阿溜溜。小伙子姑娘美，阿溜溜……”大家穿上民族服饰，载歌载舞，热闹与喜庆的氛围沿着大街小巷铺展开来。晚上则在湖中放海灯。一盏盏莲花般的灯，载着属于人间的渺小心愿，和群星一起在星河里漂流，将一点明亮的光芒送往深沉的夜色中。岸上的人们双手合十，神情肃穆。我一直以为，许愿是一种极具美感的仪式，它象征着人们对于爱和美的相信与坚守，让你获得平和，以及对生命与生活的感恩与热爱。我也放了一个黑色的海灯，让它跟着其他灯一起，在黑暗中为我探路，将心愿化作伏笔，等待着未来的我去揭开。

苕碧湖北岸有一个梨园，近万株树龄在500年到1000年之间的古梨树簇拥其间，仿佛将天上的层云都摘了下来，戴在头上，化作积雪般的梨花。村子便隐藏在梨林之中，屋檐下的辣椒串、玉米棒，以及袅袅的炊烟，勾勒出富足而纯朴的农家生活。人们在这里骑马闲游，于万花丛中笑，摘果、垂钓、打牌，在树荫下安享着春日一隅的清凉。

用山水修身，用树木养性，这是白族人的智慧，也是这世外桃源里生机勃勃的生存美学吧。而苕碧湖上的烟霞，也成就了人们最温情的乡愁和最长情的眷恋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一梦到西塘

□ 风在吹

西塘，一处积淀了上千年美丽的迷人所在，既是古镇居民祖祖辈辈恋恋不舍的生活家园，也是现代都市人涤去心头浮尘、体会淡泊宁静的绝佳去处。

西塘位于浙江北部，始建于唐朝，屋瓦连绵的明清建筑群、纵横交错的河道与姿态各异的石桥沉淀着千年时光。时间久了，人们往往忘记了它们的来历出处，这些遍布小镇的街巷、石桥、宅邸，有些能说出个丑寅卯，有些可就没人能说出道道来。西塘人静静地守着祖上传下的这一方水土，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小桥边、流水上，在小镇里慢慢地喝茶、悠悠地聊天、美美地品酒、闲闲地溜达。

西塘和别的江南水乡不同，它没有贵甲一方、富可敌国的大商巨贾，如周庄的沈万山；也没有精雕细琢、美轮美奂的南方园林，如同里的退思园。西塘的格局是普通的，普通中透露出一份悠然自得。水乡的生活是闲适的，大都市里忙忙碌碌的人来到

西塘，会产生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奇特感受。

千年古镇自然有种种不同寻常之处，西塘最有特点的是那沿街廊棚。建廊棚是民间的自发行为，每户枕河人家都主动挑出自家屋檐，家家屋檐连成一片，且风格统一，没有一根廊柱比别家突出，自然就成了廊棚。俗话说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，再没有比西塘的廊棚体现得更充分的了。廊棚的由来有一则仙话，说的是一位好心的店老板为一个装成乞丐的仙人搭棚避雨的故事，正应了中国那句“好心有好报”的古语，那位原先日子过得艰难的小老板就此飞黄腾达。

廊棚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——烟雨长廊。长廊中设有供人休憩的亭廊或台廊，老人喜欢在此围坐一圈，喝茶聊天，休闲享乐。沿河一侧，设置了一排排靠背长椅，有人给它起了一个脂粉气十足的名词——美人靠，过行人可在此停脚歇息或凭栏观望。古镇有了这么一条界于店铺和过道之间的庇护长

廊，不要说过往行人无日晒雨淋之忧，连商贾贸易也变得从容不迫。当你在游龙走蛇的长廊里漫步，一色的灰砖地面，一式的圆柱木架，是那样古拙淳朴，轻松惬意。

除去廊棚，西塘还有一道原汁原味、饱受人青睐的景观，那就是遍布古镇、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巷弄。它们既是交通要道，又是住宅建筑的附属物。镇子处于水网之中，陆地被水域包围，显得有些局促。当人们进行建筑规划时，须精打细算，惜土如金。无论是大户人家或平民百姓，不管是盖店铺还是造作坊，或建宿舍民居，占地面积都要精心测算，一条一条长短不一、宽窄不一的宅弄即应运而生。如今，镇上诸多明清期间的老宅院里，依然住着人家，男女老少，晨出暮归，在巷弄里穿行进出，赋予了巷弄鲜活的生命和无穷的魅力。

西塘有九条小河流过，水气充沛，一年中大多数清晨都是云雾笼罩的，烟气迷蒙中，左看右看，映入眼帘的都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景色与韵味。想更深入地看看西塘，租条小船

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橹声欸乃，水波清漾，低处是排列有序的河埠头，高处是翘望蓝天的马头墙，中间是一户户水上门人。这是你和水乡关系最为密切的时辰，你走进了古镇深处，西塘亦沉入你的心底，那份神仙的滋味，多少年都不会忘记。

西塘的傍晚，桥自然是少不了的。千姿百态的桥梁在交错的河塘上，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图画。西塘现存古桥20余座，有名者如来凤桥、五福桥、卧龙桥、渡桥等。桥多为单孔或三孔石柱木梁桥，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磨洗后，仍牢固挺立在碧波荡漾的河道上，犹如“卧龙凌波，彩虹飞架”。站在桥上眺望，只见岸边店铺参差，桥下扁舟如织，欸乃桨声悠扬，水乡繁忙的市井尽收眼底，令人沉醉其中。

西塘的傍晚和夜晚也极具情调，此时，太阳退到城外去了，古镇暮色渐沉，转了一圈的游客早已散去大半，西塘又重回宁静。在外忙碌了一整天的古镇人先后归来，大家小户都在享受他们的天伦之乐，其实这当儿才是西塘最好的光景，最能见出西塘的种种美色，尤其是廊棚上一盏盏红灯笼亮了起来，把一条河道弄得微醺薄醉的样子，为西塘增添了一份暖暖的色调与情怀，美丽得让人感动。

在西塘，你很容易明白，什么叫活得自在、滋润，什么叫活得有味、有板有眼。在西塘行走，不需带有明确的目的，在蜿蜒逶迤的廊棚下，在老人平和的微笑里，在西塘女子清丽的背影中，都能感受到一份平时苦求不得的轻松惬意。如此，不论是看西塘人遛鸟、晒晒把，还是看西塘人做茴香豆、做生意，都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。

西塘，一座水乡古镇的名字，一个故乡亲切的地方。一梦到西塘，想想都令人怦然心动。



西塘之春 本报记者 陈晨 摄